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sub>臣</sub>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八十五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一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 弘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  
朝饗之

賦也彤弓朱弓也弘弛貌受弓人獻而受之也貺與也鐘鼓大樂也用大樂者饗於廟也饗大飲也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也一朝

饗之禮成於朝也劉彛曰湛露燕也彤弓饗也燕以示慈惠故至夜而不為過所以致其厚也饗以訓恭儉故終朝而即成禮所以致其欽也

彤弓弔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賦也載抗之也載於弓檠抗體使正言其藏之謹也喜悅也悅其有功故貺之也右尊也饗之所以尊之也

彤弓昭兮受言橐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醕之

賦也橐韜也韜於弓衣使色常新言其載之密也好愛也言不止喜其功正愛其人也醕猶厚也尊而厚之篤而不渝也輔廣曰橐重於載載重於藏好誠於喜喜誠於貺醕厚於右右尊於饗

彤弓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春秋傳曰諸

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錫之彤弓一  
彤矢百莖弓矢千以覺報宴是也呂祖謙曰受  
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  
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  
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  
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  
意也後世視府藏為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  
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

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  
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  
印利敝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比也菁菁盛也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儀禮也此天  
子視學而燕師儒也菁菁之莪在彼中阿以比凡民  
之秀來自田間也君子教人者也既見君子而後知  
其教人也循循善誘使樂之而不以為苦且教之以

禮使日用動靜之間皆有威儀既興起其善心又有所持循以進於善則其德日長而至於成如莪之菁菁然盛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此也莪在沚中資其灌溉以比士在泮宮受其教澤也君子之教人也樂且有儀如此故天子見而喜之喜其能為國家長育人材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比也莪出汜而在陵以比選造之士進而在位也君子之善教如此則國家收得人之效故天子喜之以為所以錫我者不啻百朋之多矣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比也楊舟楊木為舟也汎汎無人操之也舟無人操則浮沉莫定以比國無人治則安危未可知也既見君子而收得人之效則國家可以久安長治如楊舟之有浮而無沉矣故天子之心喜而休焉所謂勞於

求賢而逸於得人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才也樂師儒之能長育人才也鹿鳴之三魚麗之三皆所以尊賢也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皆得賢人而用之也顧尊而用之者在朝廷育而教之者在學校學校無才朝廷不可得而用故師儒之選不可以不慎教化之道不可以不明也且夫聖人之

教原非以強人也人性皆善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因其天良而啟牖之使油然而不容已則樂之矣因其樂善而輔之以威儀以定其命斯強立而不返矣不樂則苦而不入無儀則學而不固樂且有儀內外交養所由學成於下而治隆於上也將欲成天下之人才者讀菁莪之詩其亦可以深長思矣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玃狁孔熾我

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賦也棲棲猶皇皇飭整也常服軍裝熾盛匡正也厲王之居彘也獫狁內侵宣王即位命尹吉甫伐之也朱子曰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六月出征者以獫狁勢盛事在危急故也朱善曰此所謂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賦也比齊也物力也比物而得四驪力與色皆齊也  
閑習則法也習之使合法也我服戎服也三十里一  
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朱子曰戎  
服既成即日引道不徐不急盡舍而止見應變之速  
而不失其常度是也以匡王國者都邑震驚宜有以  
安之以佐天子者四夷不庭當為天子鎮撫之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顛薄伐獫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  
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賊也修長廣大也顛大貌四驪閑則士卒之馬也四  
牡修廣將帥之馬也薄迫也如肉薄登城之薄獫狁  
已深入當迫而逐之也膚大公功也嚴陣翼輔也中  
軍節制而左右軍輔之也共與恭同武服軍事也三  
軍各敬其事則營壘固而備防周也如此則軍威伸  
於外人心安於內而王國定矣所謂佐天子以匡王  
國也

獫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烏章白

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賦也茹度也整久駐也焦獲河東地名左傳曰許君  
焦瑕是也鎬方河西地名涇陽在渭北織同幟烏章  
烏隼之章前軍所建也白旆以帛為旆繼旒者也後  
軍所建也央央鮮明貌元戎軍之前鋒也司馬法所  
謂選鋒也言獫狁不自揣度使其大衆屯駐焦獲以  
其遊兵侵掠鎬方至於涇陽大舉深入此不可與爭  
鋒宜出奇以勝之於是三軍結陣不動使前軍選鋒

十乘先行而後軍繼發獾狁懼我之阻其歸路也於  
是乎侵者還而居者走矣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獾狁至  
於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賦也獾狁既走則王師不戰故戎車安也輕前傾也  
軒後却也後望如輕前視如軒則車平矣安之至也  
佶壯貌閑調適也追之而言馬閑者緩追也懼之使  
走而已大原晉陽也至大原而止者不窮追也逐之



出境而已其出奇制勝也可謂武其不勤遠略也可謂文文以綏衆武以威敵安內攘外之道莫善於此可以為萬國之法矣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賦也燕天子燕之也祉福也燕而喜之錫予便蕃故多受祉也來歸自鎬者自鎬京而歸於尹邑也我行永久歸告家人之辭也御進侯維也飲御諸友不忘

舊也魚鼈膾鯉不敢侈也諸友皆禮貌之而常在左右者則惟張仲以其孝友也武臣有功則恐其驕常與孝友之人處資其和順以化其驕心乃可長保其祿位矣前言有功此其善居功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詩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倉卒興師車堅馬良軍政修也常服皆載器械備也獫狁熾而我用急兵端不自我始也比物四驪畜牧蕃也閑之

維則訓練勤也不踰月而服成其才敏也三十里而止舍其神定也好整以暇乃大勇也有嚴紀律嚴也有翼陣法善也共武之服臨事而懼敬慎不敗也烏章前軍白旆後軍也中軍左右不可輕動前軍選鋒後軍遊騎可擇便而趨利也元戎十乘用寡也奇兵欲輕齎而疾趨故不可以用衆且既謀成不戰則不必勞費也以先啟行貴神速也間道疾驅以出其背使驚而內

顧則不戰而走矣有嚴有翼以正合也元戎先行以竒勝也戎狄內侵利在速戰狼奔豕突難與力爭故必用老成持重之將勿倉皇以失度勿見小而邀功深溝高壘以老之堅壁清野以困之別出竒兵以撓之截其糧道以饑之擣其巢穴以懼之則不戰而走矣既走而追之不急而致其反噬不遠而疲我嘉師所謂不戰而屈人也歷觀後代禦戎之道合乎此則勝反乎此

必敗然則豈直萬邦為憲哉萬世為法可也至  
於有功而驕固由武臣不學亦由所交匪人故  
以張仲之孝友終焉欲其移孝以為忠移弟以  
為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則善始善終矣後之  
為將者三復此詩可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  
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篚第  
魚服鉤膺絳革

比而賦也宣王之時蠻荆背叛而王命方叔征之也  
芑苦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民間采芑或於  
新田或於菑畝以比天子徵師或於內采或於外服  
也涖臨也諸侯兵至而方叔親閱之也司馬法兵車  
一乘甲士步卒共百人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人  
師衆干扞試肄也聚衆而肄扞禦之方訓練之也率  
總統之也呂大臨曰涖止布其行陣率止作而用之  
是也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也夔赤也篳篥以竹篳

為車蔽也鈎膺樊纓也條革轡首也極言其車馬之  
美見軍容之盛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蒞止其車三千旂  
旒央央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八鸞瑒瑒服其命服朱芾  
斯皇有瑒葱珩

比而賦也中鄉民所居也采芑中鄉以比天子用鄉  
遂之民也交龍曰旂左軍所建龜蛇曰旒後軍所建  
旂旒央央五軍皆啟行也約軼以皮束轂也錯衡文

衡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鸞也三十萬衆之中而聞鸞聲之瑒瑒行有紀律也命服禮服皇鮮明也葱蒼色珩佩首橫玉也領兵在道而冠裳佩玉如此以明天子之師有征無戰不煩戎服也馱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泣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比而賦也隼飛戾天而集於所止之處以比王師遠



行而至於所征之地也啟行有師干之試閱兵也既至有師干之試威敵也鉦鏡也伐擊也鉦人伐鼓互言之也鞠告也將戰而誓告之陳師鞠旅亦互文也顯明允信也顯允方叔者不尚竒詭而昭明信義也伐鼓進兵也淵淵聲和也將戰而鼓聲和者不暴怒也振旅還師也方伐鼓而即振旅者荆蠻迎服也闐闐徐行聲也退師有法故依次而不亂也德威所臨望風迎服其進不怒其退不懾亦可以想王師之氣

象而識大將之風規矣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  
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  
獫狁蠻荆來威

賦也蠢爾無知之貌讎敵也齒德俱尊曰元老壯大  
猶謀也言荆蠻小醜而敢與大邦為敵者以其蠢然  
無知自謂兵力足與中國抗衡也無以威之雖勝不  
懼勢將復叛故必總大衆以臨之使知天威之難犯

將不戰而永服元老之猶所以為壯也其車三千至  
此始言其故矣執訊執其為首者訊問之獲醜獲其  
同謀之醜類也嘽嘽衆也焯焯盛也霆雷車聲也旋  
歸之軍容不異於初出也又言顯允方叔者歸功於  
將也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將若不能兵衆適以  
致亂惟顯允之方叔其德固足服人又曾征伐玁狁  
勲名素著是以敵人懷德畏威望風來服也振旅闐  
闐至此始言其故矣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詩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北伐之師用竒用寡  
元戎十乘寡之至矣南征之師用正用衆其車  
三千衆之至矣非不知用衆之勞費以為不戰  
而永服則費乃所以為省勞乃所以為逸也顧  
用寡易用衆難以漢高之雄才不過能將十萬  
方叔將三十萬衆而布陣不亂啟行無譁伐鼓  
則進振旅則退如臂使指則其才可想矣秦之

伐楚也王翦欲用六十萬人始皇以為怯使李  
信將二十萬伐之出即敗衄卒用六十萬而後  
定人以為王翦之奇謀而不知其祖方叔之餘  
智也項籍之戰垓下也淮陰侯將三十萬衆自  
當之楚兵來而少却楚兵却而復乘指揮如意  
卒困項王人以為韓信之神勇而不知其步方  
叔之後塵也且用寡用衆後人效其迹而不能  
得其心吉甫之用寡也期於不戰而走之方叔

之用衆也期於不戰而服之不惟我師無鋒鏑之苦併敵人亦蒙好生之德此則三代以上之將略而非王翦韓信所能知也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其為人也說禮樂而敦詩書敦詩書而可為元帥者以為將之道詩書具言之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也同齊也毛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

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詩序曰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阜大也甫草地名可獵之所也天子諸侯之獵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甫草行狩言得地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旄設旄搏獸于教

賦也之子有司也苗狩獵之通名選數也囂囂其聲  
衆也旄以致衆故建旄也設旄注旄於旄首也教山  
名搏獸校勇也范處義曰易野以車為主故用以選  
車田車既好是也險野以人為主故用以選徒搏獸  
於教是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鳥會同有繹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金鳥赤鳥而加金飾也時



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列聯屬之貌朱善曰諸侯之  
來朝也來非一方止非一所先後不同遠近各異此  
其所以連絡布散也及其會同也五等各以其爵尊  
卑有序貴賤有等此其所以陳列聯屬也亦可想見  
當時朝會之盛矣

決拾既伙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賦也決以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以鈎弦也拾以皮  
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也伙比也調謂弓之強弱與

矢之輕重相得也射夫諸侯之人也同協也柴說文作拏謂積禽也言諸侯皆飲決拾調弓矢率其屬以助天子恭順之至也

四黃既駕兩駟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賦也猗偏倚也馳御車之法也劉瑾曰五御之目三曰過君表五曰逐禽左此田車之馳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轍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則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

可謂善射御矣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徒步卒也御車御也不驚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取之有度也古者田獵獲禽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次殺以奉賓客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其餘均及於衆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朱公遷曰行事從容馭軍整肅處已儉約待人周徧兼有之矣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賦也之子于征統承上文自徂東以至田畢也是役也但聞其師之行而不聞其行之聲嚴靜之至也馭軍有法卒事有儀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朱善曰存於中者有興衰撥亂之志施於外者有揆文奮武之規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於往狩之初整肅於旋歸之際得不謂之大成乎李公凱曰復新朝儀統一人心張皇六師維持王業深得制治保邦之道

矣

車攻八章章四句

詩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天子巡狩諸侯述職其來舊矣周都於雍與山東諸侯隔遠巡狩之典難以常行而諸侯來朝道里不均周公相成王以洛邑地中故營為東都使天子時往焉而諸侯就朝之則巡狩不煩供億述職無庸遠行甚盛典也洛誥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此之

謂也夷厲以來久廢不行宣王中興能復舊制  
故詩人美焉然成王至洛肇稱殷禮而已宣王  
乃兼田獵何也此則時為之也自夷王下堂諸  
侯張矣繼以厲王之亂獫狁內侵蠻荆外叛諸  
侯之心向背不一征之則不可勝征也故因東  
都會同諸侯咸集而選車徒以行狩使知天子  
神武克詰戎兵則順者益致其恭逆者潛移其  
志觀兵乃所以止兵也此蓋吉甫方叔之流克

壯其猶而宣王用之故不動聲色而國勢以振  
可以想見中興之規模矣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  
其羣醜

賦也戊剛日也內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伯說文作  
禡祭馬祖也禱祭而祈之也既伯既禱而後用車馬  
重其事也醜類也羣醜獸之羣分而類聚者也升大  
阜而從之者試馬也既禱之而又試之慎之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麇鹿麇麇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差分其等次也同聚也麇牝鹿也麇麇多也漆沮二水名順合曰從漆沮相從入洛又從入渭禹貢曰漆沮既從是也言擇日差馬往鹿鹿所聚之地在漆沮既從之處乃天子田獵之所也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

燕天子



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僮僮疾走也俟俟徐行也  
獸三曰羣二曰友左右軍士也田獵之法作圍場開  
二門從田者分左右而入焉毛傳曰大芟草以為防  
褐纏旃以為門左者之左右者之右是也率有司率  
之也燕喜也天子田獵非為從禽蓋以纘武功也今  
有司悉率左右莫不自盡以奉其上則有勇而且知  
方庶天子見而喜之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

以酌醴

賦也發發矢也豕牝曰貳兕野牛也發貳殪兕言能  
中微又能制大也朱公遷曰中微見其巧制大見其  
力是也御進也醴甘酒也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是也  
酌祭之也坊記曰醴酒在室醞酒在堂是也言所獲  
之禽不止燕賓客且以奉宗廟見田獵之禮所關甚  
重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詩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車攻會諸侯以狩於東都吉日天子自獵於畿內也呂祖謙曰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謂流民也征  
行也矜憐也言流民在野而劬勞失所猶鴻鴈于飛  
而羽倦未集也丁壯者且不能堪至於鰥寡之人則  
尤可哀憐矣朱善曰惠鮮鰥寡文王以興哀此笄獨  
幽王以亡故必鰥寡孤獨皆得其所而後為王政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  
究安宅

興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究終也言流民在外而築

室以居猶鴻鴈于飛而集于澤中也百堵皆作其勞更甚於在野而甘心為之者冀其終之可以安處也其情亦可憫矣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興也詩人自言覩流民之狀而作為此詩以告哀也猶鴻鴈之哀鳴嗷嗷也然惟明哲之人乃謂我宣民之劬勞使下情得以上達耳不知者且謂我行歌適

志以宣驕也黃洪憲曰哲人洞悉民隱故謂我劬勞  
彼愚人者慮不周於民隱則無從知之矣言愚人正  
所以感哲人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鴻鴈哀流民也夫始而在野終而安宅在上者  
未嘗無安定之功然與其安於既流之後不如  
養於未流之先也古之行仁政者八口之家比  
戶無饑而鰥寡孤獨莫不有養是遵何道乎詩

人於流民之在野也固哀其劬勞於其築室也亦哀其劬勞而終言其作詩所以告哀此如後世監門繪圖之意而以哲人望其君也其旨遠矣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庭燎大燭也君子諸侯也王將視朝惟恐晏起故不安於寢常自度曰夜如何哉尚未央乎然而庭燎已有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金五口入之  
卷十一  
夜尚未央未必有所見聞蓋其惕厲之精神常警於  
寤寐故懸意其然而遂若果然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賦也艾盡也晰晰小明也天將曙則火光微矣將將  
聲遠而聞其大也噦噦聲近而聞其節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賦也鄉晨近曉也輝火氣也天將明則見煙矣言觀  
其旂辨色也入朝之時也自夜中以至於明無刻不



警於心目其勵精圖治之意可想矣

庭燎三章章五句

詩序曰庭燎美宣王也列女傳曰宣王嘗晏起  
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宣王感悟於是勤於  
政事早朝晏退以成中興之業是也此固姜后  
之賢淑而宣王能聽之聽之而改之改之而久  
不倦也可不謂難乎從諫如流改過不吝其有  
之矣周道復興有以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歟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反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比也沔流貌水流歸海猶諸侯之朝天子也書曰江漢朝宗于海是也流水有入海之日飛隼有載止之時以比禍亂有止息之期也將欲止亂必先念亂深思而預防之則亂不生矣乃兄弟以及邦人諸反莫有肯念亂者豈獨無父母乎縱不憂身亦當憂親何為不念之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  
馱彼飛隼載飛載揚  
念彼不蹟載起載行  
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比也湯湯泛流不歸海也載揚高飛不載止也  
以比禍亂日生不止息也不蹟不循道也亂匪自天皆由  
於人人不循道故致亂生彼之不蹟我不敢不念也  
載起載行深念之也不可弭忘久念之也念致亂之  
由欲得止亂之道也

馱彼飛隼率彼中陵  
民之訛言寧莫之懲  
我友敬矣讒

言其興

比也章首脫二句以上文例之大約謂流水湯湯而循其故道必有所歸隼飛載揚而率彼中陵必有所止以比禍亂不已而弭之有方則可以息也原亂之所由生多由於野有訛言而朝有讒言巧言之詩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是也訛言起於小民豈無懲治之法讒言興於朝臣亦有消弭之道我深念之惟有敬而已矣敬以存心則恐懼修

省而內無可疵敬以處事則謹小慎微而外無可議  
兄弟邦人諸友果能如此讒言何自而興乎讒言不  
興君子得以行其志則民之訛言可以懲治而亂止  
矣此皆念之而後知之者何為莫肯念亂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末章脫二句

沔水憂亂也宣王信讒而殺杜伯其友左儒死  
之又宣王之時童謠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不  
數年而有褒姒之禍是讒言訛言皆興而亂端

兆矣有識之士預見而深憂之所必然也顧憂  
亂而不得止亂之方徒憂無益耳沔水之詩人  
推亂之所由生而歸於讒又推亂之所由息而  
歸於敬則可謂深知止亂之道矣宣王不能用  
也而卒為亂階豈不惜哉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  
爰有樹檀其下維擇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比也鶴鳥名善鳴者也澤曲曰臯九臯九曲之澤言

幽深也擇落葉錯礪石也朱子曰此陳善納誨之辭也鶴鳴九臯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掩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擇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為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比也穀一名楮惡木也攻治之也呂柟曰二章之言相似而意別于野以四方言也于天以上下言也在淵在渚言事雖在於幽遠而道不下帶而存不可以為遠而忘之也在渚在淵言事雖在於目前而理則深邃莫測不可以為近而忽之也維穉以榮悴言利害安危之謂也則思亂防危之意其可怠乎維穀以美惡言邪正是非之謂也則察奸遠佞之意其可少乎為錯泛以制噐言之也攻玉則其人之德成矣程



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能以成器以石相磨然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鶴鳴二章章九句

鶴鳴納誨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立象以盡意以為象之所包廣於言也詩之比興

立象之道也以象逆意其中無所不有是故切磋琢磨不言貧富而子貢以為已言之也素以爲絢不言禮後而子夏以為不啻言之也魚躍鳶飛揭大道之要深厲淺揭著行藏之宜言近旨遠不可勝舉鶴鳴之詩其尤著者也是故詩之爲教其引典故也通於禮其道政事也通於書其設物象也通於易其屬辭褒貶也通於春秋學者不可以不盡心也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八十六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二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與圻通圻父司馬也書曰圻父薄違是也爪牙守衛之軍虎賁之屬也轉移恤憂也朱子曰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賦也爪士爪牙中之勇士司右之屬也底終也靡所  
止居遠役而不得息也靡所底止久役而未有期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

賦也亶誠尸主也熟食曰饗獨子無兄弟則父母饗  
殮已專主之故曰母之尸饗也言既為爪士又係獨  
子於法不當遠役此法人皆聞之而祈父不聞則信  
乎其不聰矣呂祖謙曰句踐伐吳有父母老而無昆

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  
歸養則古者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  
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祈父刺宣王也宣王三十九年王師敗  
績於姜戎四十年料民於太原意當時戎事紛  
起征役繁興而司馬非人調度無方故爪士孤  
子皆遠役也朱善曰先王之制王室有故則徵

諸侯之師司馬所掌以衛王宮不遠出也使王  
 而自棄其爪牙則不智司馬而棄王之爪牙則  
 不忠又使孤子不得養親則不仁一事而三失  
 矣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  
 焉逍遙

賦也皎皎潔白貌人潔故馬亦潔也繫絆其足也維  
 繫其鞵也留其人故先留其馬也伊人謂賢者也逍



遙遊息也蘇轍曰賢人有不得志而去者其友留之  
故於其去也猶欲其於是逍遙逍遙不事事也雖不  
仕猶愈於去耳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絜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  
焉嘉客

賦也藿豆葉也嘉禮也以禮留之使為客也暫客於  
斯終當去焉然猶愈於即去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

爾遁思

賦也賁然光采貌謝枋得曰賢人所至山川草木皆有光采是也爾謂賢人也爾公爾侯謂在位者猶言爾之公爾之侯也逸豫無期言日不暇給無逸豫之時也慎戒也勉強止之也遁思去志也言嘉客即去尚望其賁然而復來夫君臣之義無所逃也爾公爾侯勤於王事逸豫無時豈可人皆勞而爾獨逸乎故願爾戒之勿過於優游也抑願爾勉之強止爾遁思

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賦也駒在空谷則果去而不可留矣生芻秣駒則一去而不復返矣超然世外自潔其身其人之德美如玉矣雖然懷寶而迷邦其可乎不辱其身不可不公其道故願無金玉爾音也不降其志不可不憂其民故願無有遐心也可謂纏綿悱惻之至矣

白駒四章章六句

白駒餞賢也留賢人而不得故贈之以言也夫  
君子之仕也行其道也行其義也時有可為君  
子行其道道即不行君子行其義故不仕於朝  
可耕於野不必去也義不可留亦當緩去不必  
速也即速去矣亦當復來再出而圖吾君不可  
過於潔身也即不來矣猶思以道濟天下不可  
果於忘世也此其意孔子知之矣孔子不得已

而去魯栖栖皇皇無所遇合然天下不行孔子之道而孔子未嘗一日不行其義其眷戀宗邦設教洙泗於焉逍遙也周流列國三年不淹於焉嘉客也兩至陳而三至衛非所謂賁然來思乎憂公侯而不忍遁也退而終老矣猶刪詩書以覺世則所謂懷之好音而無遐心也然則詩人先得孔子之心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

旋言歸復我邦族

興也穀木名穀善也旋回復返也族氏族也以鳥之無集于木而啄粟興人之無處異邦而旅食也我自  
有邦我自有族此邦之人莫與我善不如歸而謀於  
族人或有肯穀者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  
旋言歸復我諸兄

興也明辨其事也智不足以知其是非而濟其緩急

則不可與明矣諸兄族中之長者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  
旋言歸復我諸父

興也處安其身也不能庇而養之則不可與處矣諸  
父族中之尊者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黃鳥刺時也有邦有族此列國之命卿大夫也  
大夫失位不以其罪而託於異邦思有以明其

事或依以處其身而不意其皆不可也蓋周自夷厲以來王命不行於諸侯矣控于大邦莫我肯穀故復我邦族將與大夫圖之也詩錄黃鳥憂世也諸侯失職而族大宗強亂端兆矣異日者政逮大夫有以也此實世道升降之大故豈止葛藟旄丘自傷流離已哉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興而比也此申侯歸國之詩也君臣之際有所難言故託為民間昏姻之辭言樗本惡木而枝葉蔽芾尚可休息昏姻至戚而不相庇蔭曾樗之不如也此則興也又言因昏姻之故乃就爾居欲助爾也爾不我畜而使我歸家則失計矣此乃比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葑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興而比也葑惡菜也宿則暫於居矣言本不欲久處

也復我邦家但復而已言歸思復則又有別圖焉故思之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興而比也菑亦惡菜也言所以不我畜者我舊姻也爾又有新特焉求其新故忘其舊也曾不思舊姻之成非以其家之富實以其德之異今其德如故也乃舍舊而求新何哉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我行其野申侯怨幽王也周與申世為昏姻宣  
王后申伯之女也有令德嘗諫王之晏起申侯  
者申伯之子也其女為幽王后亦有令德觀白  
華之詩可見矣成不以富亦祇以異其實錄也  
幽王初立申侯以申后之故留京師以翼王室  
所謂昏姻之故言就爾居也幽王三年見褒姒  
而嬖之生伯服遂欲廢申后及太子宜臼所謂

不思舊姻求爾新特也爾不我畜王令申侯歸也為廢后計也言歸思復申侯自欲歸也為救宜臼計也幽王五年廢申后而立褒姒宜臼奔申十年王求宜臼於申欲殺之申侯不與此則言歸思復之本謀也犬戎因是入寇而西周亡矣溯亂所自起始於舍舊而圖新原亂所從生由於重色而輕德闕睢好德周以之興行野漁色周以之滅衽席之上好惡一辟而禍遂至於

不救可不慎哉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賦也秩秩齊也斯此也干岸也猶尤也此室成而祝之也言此室臨水而面山水岸整齊山勢深遠楹柱之多如竹之苞簷宇之密如松之茂可謂美矣其所以有此美室者由於兄弟之相好而無怨尤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賦也似嗣也此承上文言兄弟相好能繼續先人之志是以大築室而多其戶欲兄弟同居聚處得以晤對笑語也

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烏鼠攸去君子攸芋

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承也椽築也橐橐杵聲也君子統言相好之兄弟也芋寬也室廣則人心寬矣凡作室者先築牆大其牆垣以除風雨而去烏鼠者君子之所託以自寬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阜如暈斯飛君子攸躋  
賦也跂竦立也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  
也草變暈雉躋升也朱子曰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  
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  
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阜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  
如暈之飛而矯其翼也其堂之美如此君子之所升  
以聽事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賦也朱子曰殖殖平正也庭寢之前庭也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正向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冥奧突之間也其室之美如此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賦也莞蒲席也簟竹席也羆熊屬虺蛇屬言兄弟相好而築室如此則和氣致祥而家道興矣故安寢而



得吉夢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賦也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熊羆陽物在山而強故為男子之祥虺蛇陰物穴處而弱故為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賦也半圭曰璋嗶大聲也朱芾三命以上之服皇室家

君王言為一家之主也此承上文言夢熊羆者果生  
男子矣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  
以璋尚其德也其泣嗶嗶秉氣厚也氣之厚者其德  
與福皆厚他日之壯也必能服其命服為一國之望  
者也必能承其宗祀為一家之主者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  
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

賦也裼褻也瓦紡磚也儀善罹憂也言夢虺蛇者果

生女子矣朱子曰寢之於地卑之也衣之以祿即其  
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  
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  
亦非吉祥可願之事也惟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  
憂則可矣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  
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  
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斯干考室也室成而燕飲且祝之也夫人之築室以興家也家之興由於子孫多且賢此非可禱祀而求也然亦未嘗不可操券而得也夫子孫身所生也身者父母所生也兄弟者與已同生者也已無忝所生且厚於所同生則身之生理全而生氣盛其所生者必賢矣是故孝弟者萬福之原也斯干之詩美其室而祝其男賢并祝女賢蓋男賢則能興已之家女賢并能興人

之家天下之福莫大於此而必託始於相好之  
兄弟且推原於似續其妣祖似續妣祖孝也兄  
弟相好弟也以為必先行敦於孝弟而後能慶  
衍於子孫此實興家之左券而非頌祝之諛詞  
聖人之所以錫福於天下後世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爾羊來  
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賦也黃牛黑唇曰牯三百維羣每羣三百也牛之牯

者九十其非特者尚多也濺濺和集也聚而不相觸也濕濕潤也牛瘦則耳燥肥則潤也朱子曰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賦也訛動何荷也物色也降阿飲池水草豐也或寢或訛適其性也蓑笠雨具晴則荷之餼糧有餘故歸猶負之也三十維物齊其色而別之每色三十也凡

牲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望祀各以其方之色每色三十牲無不備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賦也粗曰薪細曰蒸雌雄禽也矜矜神健也兢兢行速也騫虧崩羣疾也肱臂既盡升入牢也牧有餘閑故荷蓑負篋之外又得取薪蒸搏禽獸也水草豐潔牢閑修墊故牛羊皆壯健不虧不疾而且馴擾從人

不假筮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  
可謂盡牧人之能事矣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旗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  
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溱溱

賦也牧人乃夢牧事成而得嘉兆也衆諸物也物或  
變為魚矣旒忽變為旗矣大人占之物變為魚可食  
之物多也是則豐年穀熟之兆也旒郊野所建所統  
人少旗州里所建所統人多今旒變為旗人少成多



是則娶妻生子家口衆多之兆也蓋先王之蕃庶物原所以育人民牧事成而人富庶乃實有之理而非徒恍惚夢之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無羊考牧也昔先王物土之宜以養萬民故原隰沃衍以藝五穀林麓沮洳以蕃六畜所以盡山澤之利而佐耕稼所不及也匪特此也六畜之糞皆可肥田而牛羊之功更大故畜牧之家

瘠土成沃禾苗必茂而且耐旱與潦雖雨暘偶  
愆而不災是牧事成而致豐年非惟天時實人  
事也一人如此則一家溱溱人人如此則天下  
富庶矣禮記曰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周官牧  
人掌牧六畜而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牲此實  
事神養人之大端不可以為細事而忽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  
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興也節峻貌巖巖高危貌赫赫顯盛貌悵焚卒猝斬  
絕監戒也此刺平王用尹氏也言山石巖巖高危可  
畏大師尹氏萬民所視而不稱其職其危更甚於巖  
石使人憂心如焚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夫赫赫宗  
周褒姒威之國既猝然而斬絕矣前事不遠何為而  
不監之哉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  
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興也山之草木曰實猗長也蘇轍曰山生草木其意均平故莫不猗猗其長是也山尚如此而師尹乃不平其心謂之何哉薦荐通重也瘡病也慙曾懲創也言厲幽之後天重降災是以四方不靖喪亂甚多民皆以災害相弔而無一嘉慶之言此當事者創巨痛深憂勤惕厲之時乃晏然而曾莫懲嗟則末如之何矣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

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賦也氏本也均鈞也朱子曰均當從金所謂如泥之  
在鈞者是也維持毗輔弔憂空窮師衆也言尹氏者  
大師也大師上公政之本也國之樞也所以維持四  
方者也所以輔天子使之不危導萬民使之不迷者  
也是宜敬天之怒是宜憫人之窮縱不能上憂天變  
亦不宜覩斯民之窮苦而又困之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

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膺仕

賦也躬身任之也親自為之也問詢其言也仕試以  
事也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也瑣瑣小貌膺  
厚也朱子曰言尹氏委政於姻亞之小人而以其未  
嘗問未嘗仕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  
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仕者則豈可以罔君子  
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  
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姻亞而必皆膺仕

則小人進矣

昊天不傭降此鞠誼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  
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賦也傭均鞠窮誼亂戾乖屆至闕息違遠也言尹氏  
用小人以罔君子則是天意不均而偏降此窮極之  
亂也天心不順而故生此乖戾之人也然所以靖之  
者亦在君子而已罔君子者尹氏而受其罔者君子  
也欲不為所罔則必反其所為朱子曰君子無所苟

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  
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之  
不能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  
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賦也酒病曰醒成定也嚴粲曰成者紀綱法度一成  
而不可變人主之所執持天下之所遵守是也言尹  
氏既不弔昊天矣王用尹氏不當天心亂何由定豈



惟不定且將日生而俾民不寧也前憂尹氏故如悛  
今憂王故如醒也夫國有秉鈞者政之所以轉移也  
又有秉成者政之所由一定也今之秉均者尹氏也  
試思秉成者誰乎王秉國成乃不自為政而用尹氏  
尹氏亦不自為政而用姻亞以致終勞我百姓也則  
亂所由生王不得辭其責矣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賦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言王用尹氏而已不能

正則宜去矣夫我非不能去也駕彼四牡肥健可騁  
但顧瞻四方皆蹙蹙然無可騁之所也呂祖謙曰根  
本病則枝葉皆瘁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齟矣

賦也茂盛惡怒相視懌悅也言既無所騁惟有去尹  
氏而已夫尹氏之罪已非不正言之也王亦未嘗不  
怒之也方其盛怒之時亦相爾矛似欲誅戮乃未幾  
而怒平矣且心悅矣如相酬酢懽然無間矣不怒而

不去之猶望其怒也既怒而終不能去則無望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賦也言王終不去尹氏是以天心終不平也王國終不寧也此皆王之心為之也今不自懲其心而反怨人之諫正則是王心之惑終不解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訕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賦也究推訛化畜養也言不懲其心此所以訕也覆怨其正則王未能究也故作此詩為王誦之望王究

致亂之由而懲戒之懲之深而至於化焉則改心易慮而萬邦從此得所矣呂祖謙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若家父者可謂有志於大人矣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節南山諫平王也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則是西周已滅而欲東周監之也天下治亂由於用人

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人君求治莫不欲用君子乃卒用小人的致亂者則心之不平為之也心不平而有所偏小人迎其偏而合之君子矯其偏而正之人君隨其偏以為喜怒則必憚小人而怨君子矣是故定治亂必先審取舍審取舍必先端好惡端好惡必先正心術正也者中也中也者平也懲其不平始知小人之可惡矣化其不平始知君子之可好矣是故不平

謂何究致亂之本也式訛爾心清致治之原也  
深識治亂之本原而後知正心誠意之外別無  
修齊治平之術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  
心京京哀我小心瘋憂以瘳

賦也正月正陽之月夏四月也訛偽將大也京京亦  
大也瘋幽瘳病也此憂平王之不能興周也輔廣曰  
正月繁霜災降於天矣訛言孔將亂起於人矣而當

時君臣不以為憂故詩人獨憂之又自哀其小心畏懼幽憂而不敢言以至於病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賦也瘡病自從也莠言似是而非也愈愈益甚之意人窮則返本故呼父母而訴之也不先不後哀所生之不辰也草野之間既有訛言朝廷之上又有莠言忽好忽莠不由衷而但自口出此其可憂更甚於訛

言然愈憂之則與小人愈不合矣是以不諒而反加侮也

憂心惻惻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賦而比也惻惻憂甚也無祿猶言不幸辜罪并俱也臣僕役於人也言所以憂心愈愈者非但念已實哀人也當是時幽王被弑宗周已滅東都新造國勢未安周之餘民欲居故土則為臣僕於秦戎欲適諸侯



又未知從何人而受祿如烏之羣飛不知止於誰人之屋天下之可憂未有甚於此時者矣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興也侯維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言瞻彼中林為薪為蒸分明可見則仰視昊天實有上帝可知也朱子曰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若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耳及

其既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定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比而賦也山脊曰岡大阜曰陵懲戒也占夢官名具俱也烏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言不西歸而即安於東者意謂東方諸侯卑而易制耳不知謂山蓋卑

亦有岡陵焉知必不為梗且民之訛言既孔將矣尤  
宜戒懼乃謀國之人故老誇其知往占夢謂其知來  
發言盈庭皆曰予聖而究其所言似是而實非如烏  
之雌雄未有能辨之者此則所謂莠言自口者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躋維號斯言有  
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賦也局曲身也躋累足也號長言之也倫序脊理也  
虺蜴皆螫蟲也言人皆自聖我獨小心是以人謂天

高我不敢不曲身而處人謂地厚我不敢不累足而  
行深思熟計而為斯言庶幾人克有定而民免臣僕  
亦可謂有序而當於理矣乃今之人不我從而反侮  
之如虺蜴之肆毒則不知其何為也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  
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興也阪田山田也苑盛貌特獨生之苗也抗扼也仇  
仇固執也力用也言與世不同孑然獨立乃阪田猶

有特生之苗而天之扼我如恐不克是天心不可知  
矣彼小人之中亦有不侮我而求之者乃當其求之  
則如不我得其得之羈縻甚固而終不用也是人  
事無可望矣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  
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賦也正政厲虐也言天不可知人無可望故憂心如  
結不能解也夫以事勢如此而小人猶然暴虐者將

無謂東周新造如燎方揚必無遽滅之理不知赫赫宗周褒姒尚能滅之况奄奄之東周而羣小用事其為滅也不難矣何為不憂之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比也永懷長想也陰雨泥濘也輔所以防車也輸墮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此總承上文言人謀不定厲政為虐西歸之策徒付之長想東都之民又陷於泥

淳王擁虛位佐理無人此如大車既載乃棄爾輔其  
輸爾載必也既輸而後求他人之助則嗟何及矣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  
是不意

比也員益也言車載將輸事不可為矣然天下無不  
可為之事苟能無棄爾輔必有益於爾輻再能屢顧  
爾僕必不至於輸載雖有險阻終可踰越以踰朝廷  
之上果能用賢以圖治則滅犬戎而復宗社反覆手

之間耳今雖東遷終當西歸而王曾不以是為意可傷也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比也沼池也炤明而易見也言王無意於西歸者以東周為可樂也試觀大魚舍江湖而在池沼其水淺狹何樂之有雖潛伏而炤然可見終受制於人耳以比東都湫隘無河山之固情見勢屈必受侮於諸侯



故憂心慘慘念國之將為人虐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  
心慙慙

賦也洽比和合也云周旋也慙慙痛也言國將為虐  
故憂心慘痛然獨我憂之而已彼小人者方有旨酒  
嘉殽以和合其鄰里而周旋其姻婭如燕雀之處堂  
曾不知禍之將及也故未號斯言之前念我獨兮既  
號斯言之後又念我獨兮傷始終無同志之人也

此此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椽竒矣  
富人哀此惇獨

賦也此此小貌蔌蔌陋貌天禍椽害竒可也言此此  
然小者既有屋可居矣蔌蔌然陋者又有穀可食矣  
惟此蚩蚩之民在西者并為臣僕在東者困於厲政  
生既無祿天又降禍而椽害之是可哀也總而計之  
小人以求富而生亂既亂而仍富是以無所往而不  
可惟惇獨之民喪亂既受其苦安定不蒙其休此則

可為痛哭流涕者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正月憂平王也幽王嬖褒姒而廢申后太子宜  
臼奔申犬戎入寇弑幽王晉衛來援秦襄力戰  
乃敗犬戎於是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白  
由是言之幽王被弑西周無主平王在申諸侯  
歸心設能痛君父之仇恥哀斯民之臣僕奮然  
西歸封秦襄為列侯使滅犬戎留晉侯衛侯夾

輔王室則庶幾哉與宣王爭烈矣乃當時謀國之臣諭諭訛訛憚於用兵而即安於東遂使宗周淪沒王室卑微此正月之詩人所由長號永痛而不嫌其辭之繁也呂祖謙曰平王初立大仇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胆之時乃苟安於東恬然自以為安其不能中興可知也得詩人之意矣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

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賦也交日月之交道也月與日合為朔合於所交則  
日為月掩故食也亥月純陰辛卯之日干支皆陰而  
日有食之是陰極而陽傷乃變之大者故曰亦孔之  
醜也前此月既食矣今茲日又食焉日月迭微則國  
家危亂而民受其殃矣上悲天而下憫人所以不敢  
自逸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

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言變不虛生緣政而起陽者君子之象也陰者  
小人之象也今日月告凶不用其道而陽為陰傷則  
是四國無政不用其良而小人陵君子也故日月之  
食皆為天變然彼月而食陽盛陰衰乃理之常此日  
而食陰盛陽衰則事之變此必有致之者矣於何不  
臧問之也詩人之意以為王當思其所用之人則知  
所以不臧之故也

燭燭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  
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憺莫懲

賦也寧息令時沸騰波湧也山頂曰冢岸崩故為谷  
谷塞故為陵憺曾也言不臧致變不止日食而已時  
當十月而雷電不息變見於上也淫雨水溢以致山  
崩陵谷反覆災降於下也此皆小人道長女寵過盛  
之所致凡今之人各宜恐懼修改而曾莫之懲則末  
如之何矣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  
維趣馬橋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蹶橋皆氏也豔美  
也豔妻謂褒姒也煽惑也處安也言不懲之人可指  
而數也皇父為卿士是其首矣司徒掌邦教冢宰掌  
邦治膳夫掌王之飲食內史掌爵祿予奪之法趣馬  
掌馭政師氏掌司朝之得失朝廷要職皆皇父之黨  
為之褒姒又煽惑王心而王方安焉羣小布於外嬖



妾盡於內嬖妾借外權以固寵羣小結內援以肆虐  
如此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  
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賦也時天時也作動即就徹毀卒盡也汙停水萊草  
穢也戕害也言天變於上人亂於下其時如此皇父  
豈曰不知乃不懲而又甚焉胡為勤我以徒并不就  
我以謀遽毀我之牆屋荒蕪我之田畝此其戕我實

甚而猶曰不戕下供上役禮則然矣此所謂天變於上而不懲民怨於下而不恤者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憇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賦也向邑名在東都畿內所謂河陽也三有事三卿也畿內之侯二卿今擇三卿自比於列國也亶信侯維藏蓄也憇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詞徂往也言皇父之惡如此而其自為謀則又甚明也擇封邑而作都

於向為其可託以庇身也擇三卿而惟取多藏為其  
可資以足食也又擇國中之有車馬者皆使往居於  
向不勉留一人以守我王是明知禍亂將作而徹王  
之衛以自衛也臣之不忠未有甚於此矣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  
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賦也囂囂衆也孽災也噂聚沓重複也職主競力也  
言皇父之不忠如此我不當從徂向也然不從則禍

將不測故勉從之而又不敢言蓋欲留其身以為王也然小人知我之勉從之也故無罪無辜而羣起讒之蓋不容我之心知有王也乃知下民之災非天降之皆此讒譖之人聚則面諛雷同附和背則相憎譖愬交構以致此禍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痲四方有美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賦也悠悠長思也痲病羨餘徹均也言我既黽勉而

徂向因思故里之人亦甚病矣有散而之四方者尚  
可保其餘生而我獨居可憂之地不敢去也有不仕  
而為民者皆得優游自逸而我獨在從事之班不敢  
休也夫我之不敢去而不敢休者非好勞也時事愈  
艱憂憫愈甚人皆好逸誰當任勞上天賦命原有不  
均我之勞即我之命也豈敢效我友之自逸哉蘇轍  
曰此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十月之交刺皇父也史稱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又稱幽王三年三川皆震涇渭洛竭岐山崩而詩稱百川沸騰蓋三年川竭六年又因震電淫雨而水溢山崩也幽王所用之人傳稱虢石父詩稱七人而以皇父為首蓋當時小人甚多亦不可殫述也災異疊見羣小盈朝豔妻煽惑王心不悟周之將亡人皆知之皇父之作都于向亦如鄭伯友逃死之所而盡徙富

民以致宿衛單弱則罪不容誅矣當是時有識之士或遠引於四方或高蹈於山林不可謂非保身之哲然膜視斯民而不急君父之難非仁人之用心也故憂天憫人之士往往混跡羣小之間崎嶇艱難以挽時事之窮雖未必有濟而其心則已苦矣然以為苦而怨焉猶性情之薄也十月之詩人身任其勞不以為苦而安之若命厚之至也孔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又

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得詩人之心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賦也昊天廣也駿大也旻仁也疾暴威怒慮思圖謀也舍棄淪陷胥皆鋪遍也此從王東遷之臣傷時事而作也言昊天至廣而不大其惠既降喪亂又降饑饉如斬伐此四國之人也旻天至仁而今乃暴怒曾不熟慮而徐圖之也如慮之而圖之彼有罪之人若褒



如皇父輩既已棄之而伏其辜矣今東周之君民尚無罪也而使之普遍陷溺則如之何哉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賦也周宗周之宗社也戾定也正大夫六官之長也我從遷者自謂也勸勞也三事大夫執事之臣也言西周宗社既已滅矣東周播遷尚無定局六卿之長各居其邑不肯從遷故不知我之勞也從遷諸臣雖

不離居而莫肯夙夜在公東都畿內之邦君諸侯亦不肯朝夕來覲我猶望之曰庶幾閉門思過改而從善乎乃有時而復出則仍然為惡乃知喪亂饑饉皆由人致非昊天之不仁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賦也辟言法言也此呼天而訴之也言如何乎昊天也覆出為惡雖法與之言亦不信矣時事如此喪亂

未已如彼行道無所底至也凡百君子通指諸侯大夫也不知有國宜知有身既知有身而欲敬守之則宜相畏而各盡其職今不相畏是不畏天也不畏天豈能保其身哉辟言不信而猶忠告之詩人之厚也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摯御慙慙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賦也遂進也摯御近侍也慙慙憂貌瘁病訊告也譖讒也言西周之戎已成矣而寇賊不退東周之饑已

成矣而年歲不遂不惟疎賤之人流離失所併近侍  
之臣亦憂苦致病乃凡百君子當此之時猶莫肯以  
道告君惟工於揣摩度言之而必聽者則迎合而答  
之一聞讒譖之言則緘默而退不敢身直其事詭隨  
固位而不顧時事之日非庸臣誤國千古如斯矣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嗇矣能言巧言如流  
俾躬處休

賦也此承上文言聽言答而譖言退者彼亦有所不

得已也不揣摩而直言王之所謂不能言者也言一  
出口即危其身不直言而揣摩王之所謂能言者也  
巧言如流其身乃安此其所以莫肯用訊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  
怨及朋友

賦也于往棘難殆危也言當此忠直獲罪奸諛得意  
之時而猶欲往仕則甚難而且危何則巧言之人王  
之所謂可使者也王云可使我云不可使則得罪于

天子王云可使我亦云可使則朋友之離居者又怨我不能直言是無術以自免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爾謂朋友也鼠思猶癩憂也言朋友責善我不敢辨但既知怨我則宜共出圖君乃謂爾遷于王都則曰未有室家憂愁涕泣語皆痛切而究之非實情也如果為無室之故昔爾出而離居之時誰為作爾

室者離居則自作之從遷則曰不能是與巧言以悞國者相去亦無幾矣

雨無正

雨當作兩

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

章六句

兩無正傷無臣也當是時正大夫離居不從遷也在西周者也三事大夫邦君諸侯在東周者也在東周者覆出為惡而莫肯用訊在西周者託言無室而實不勤王兩處皆無正人故曰兩

無正也然推其無正之故則皆王之惡直言而喜巧言有以致之乃知戎成饑成匪降自天皆由於人成亂者臣也啓亂者用臣者也然則人君之好惡可不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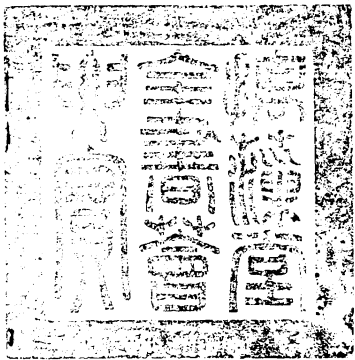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御纂詩義析中卷十二



謹案卷十二第二十三頁後七行言不西歸而即  
安于東者刊本言訛亦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騰錄監生臣李青標